
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丛林之神风水 寻找爱神快活秘方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⑭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丛林之神;风水 / 寻找爱神;快活秘方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丛…②风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丛林之神	1
风水	73
寻找爱神	131
快活秘方	272

丛林之神

第一部 参加俱乐部后的怪行为

阁下或许社交将活动十分频繁，交游广阔，见多识广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阁下一定未曾听过一个俱乐部，叫作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”。

五花八门的俱乐部十分之多，是大城市的特色，有的俱乐部，名称实堪发噱，例如“怕老婆俱乐部”，“见过鬼俱乐部”。“七副象牙俱乐部”等等。比较起来，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”这个名称，还是十分正常的，可以顾名思义。

如果要顾名思义的话，那么，自然要想而知，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”，是由一些崇拜“丛林之神”的人所组成的。

这个俱乐部组成的目的，自然也在于对这个“丛林之神”讲行崇拜。

不论甚么事情，一和“神”有了关系，神的味道多了，就总不免有点神秘的气氛，这个俱乐部，也是一样，我知道有那样的一个俱乐部，就是在一种很特异的气氛下发生的事。

那天晚上，天气非常冷，是一个罕见的阴冷的天气，参加了一个宴会，从有暖气设备的建筑物中走了出来，在门口一站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就有被浸在冰水中的感觉，我连忙竖起了大衣领子，匆匆向我的车子走去。

我走了不多几步，便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，那脚步声分明是

在跟着我！

我吸进了一口寒风，突然转过身来，我是在根本未曾停止的情形下转过身来的，是以跟在我后面的那个人，一个冷不防，几乎直撞进了我的怀中。

我证实他是在跟踪我，那自然也不必对他客气，我立即伸手，抓住了他的大衣前襟。

当我抓住了他的大衣前襟之际，我不禁略略一呆，我抓到的，是触手十分柔软的绒料，那种绒料，是鸵马毛织成的，十分名贵，那样质地的一件大衣，至少要值一万美元以上。

那也就是说；我抓住的那人，就算是一个歹徒，他也一定不是普通的歹徒。

我一抓住了他的衣襟，也立时瞪大了眼。

那人挣扎了一下，叫：“请放手，我是……没有恶意的，卫先生！”

我也看清了那人，他是一个中年人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样子很斯文。

但是我却也不放手，因为电影中的歹徒虽然全是满面横肉。一望使知的家伙，但实际生活中的歹徒，可能就是那样的斯文人。

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为什么跟着我？”

他道：“我……我知道你是谁，只不过想和你谈一下，真的，我绝没有恶意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名片！”

他伸手入怀，我连一翻手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道：“我来替你拿！”我的手伸进了他的大衣袋中，摸出了一只法国鳄鱼皮的银包来，同时我也肯定了他的怀中并没有枪械，是以我也放开了。

他的手有点发抖，或许是因为冷，或许是因为心情紧张。当他将名片送到我的面前之际，我看到了名片，又是一呆。

那名片上印着他的衔头：恒利机构（东南亚）总裁，他的名字是霍惠盛。

恒利机构是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财团，属下有许许多多产业，

那是人人皆知的，而这位霍先生，也正是商界上十分闻名的人物。

我这时，也认出他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实业家，我抱歉地一笑：“对不起。”

霍惠盛苦笑道：“那是我不好，我应该在你一出门时，就叫你的。”

我道：“你也在那个宴会中？”

他道：“是的，人家告诉我，你就是卫斯理，和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经历有关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，“或者你可以那样说，莫非你也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？请到我的车上，我们慢慢地倾谈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霍惠盛满口答应着。

我走向前去，打开了车门，我们两人一齐坐了下来，进了车中，倒没有那么冷了，我翻下了大衣的领子：“请你开始说！”

霍惠盛道：“事情和我的儿子有关，我只有一个独子，你知道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令郎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医生。”我立时接了上去，“你那么富有，令郎却和一般花花公子不同，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已大有成就了。”

霍惠盛道：“多谢你的称赞，但是……但是近来却着实为他担心。”

“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“他……他参加了一个俱乐部。”

我听了，不禁笑了起来：“你未免太紧张了，就算他参加了俱乐部，吃喝玩乐，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怕什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你弄错了，我不是怕他挥霍，老实说，我的财产，别说是有一个儿子，就是十个儿子来挥霍，也是用不完的。”

我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个俱乐部，卫先生，不知道你听人家讲过没有，叫作‘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’。”

我重覆了一句：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？”

“是的，名称很古怪。”

正如霍惠盛所言，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；也知道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古怪会社和俱乐部，但是我却未曾听到过一个俱乐部是称作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”的。所以，我蹙起了双眉：“很抱歉，我未曾听过这样一个俱乐部，那俱乐部是干什么的？他们崇拜一个神，叫丛林之神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霍惠盛回答我：“我只不过是在一个偶然的会合之中，自我儿子的口中，得知他参加了一个那样的俱乐部，当我问及他的时候，他却说这俱乐部的成员，人人都要对俱乐部中的一切，绝对的保守秘密。亲如父子夫妻，也绝不能泄露，是以我不能告诉我，也请我以后别再问他！”

霍惠盛讲到这坐，略顿了一顿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父子两人的感情十分好，从来是无所不谈的，但这次，他居然对我有了秘密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霍先生，令郎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他有一点属于他自己的秘密，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对不？”

我虽然那样劝着霍惠盛，但是我心中也不免有一点神秘之想。世上的确有那样的俱乐部的，有的俱乐部甚至规定会员在不论何种情形下，都不能退出，有一篇很著名的恐怖小说，就说一个俱乐部，会员即使在死了之后，他的鬼魂也一定要出席俱乐部的周年大会的！

霍惠盛道：“但是，我发觉他有一些十分古怪的行动，所以使我担心。”

“什么古怪的行动？”

“第一，他将大半天时间，花在俱乐部中，而从不带领应该从事的医疗工作，他的病人越来越少，他的声誉在下降，而且，最近有两次，十分普通的病症，他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，他变得十分神经质，很容易受震动，又常常喝酒。他因为过度的神经质，甚至使他不能对病者施手术，那全是近大半年来的事。”

霍惠盛越说，声音越是低沉。

我用心听着，然后回答他：“照你所说情形看来，似乎有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在困扰着他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但那是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找自然不知道，你且说说，第二件反常的事，又是什么？”

“他需要用大量的款项。”霍惠盛回答着：“他自己名下的存款十分多，那是我在他小的时候，就替他存进去，他自十五岁起，就可以自由支用，但是最近，他不但用完了自己的钱，而且，还继续向我要了三次钱，那三次要钱的数字，加起来超过了两千万美元。”

我望着霍惠盛，他忙道：“我自然拿得出来，再多我也拿得出，但是不知道他拿钱去做什么了，我看不到他将钱用在什么地方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问他？”

“我自然问过他，他的回答便是和他加入的‘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’有关，接下来便说，那是他的秘密，叫我不要再问。”

我将手放在汽车的驾驶盘上，沉思着。

就霍惠盛叙述的情形来看，他儿子一定有着十分重的心事，他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事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是以在受着勒索。是以他一方面需要巨款，一方面还心神不安，时时恐怕秘密会揭露出去。他是一个医生，是不是他和女病人之间有了什么纠葛呢？

当然，那只不过是我的猜想，所以，我并不曾将我的想法说出来。

而霍惠盛又已道：“我请过了好几位私家侦探，去调查那个俱乐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都无功而返，其中甚至包括最著名的郭大侦探在内。”

听到“郭大侦探”四字，我不禁笑了起来。别人口中的“郭大侦探”，就是我口中的“小郭”，以前是我进出口公司的职员。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根本找不到那俱乐部在何处！”

“那不可能，”我大声叫了出来：“任何一个饭桶侦探，都可以因

跟踪令郎，而获知那个俱乐部的所在的，怎会不知道俱乐部的地址？”

霍惠盛苦笑着：“那是事实，我也不知道那些侦探是干什么的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霍先生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霍惠盛很诚恳地道：“卫先生，我听得很多人提起过你。郭大侦探也说起过，你对一些古怪的事，都可以探索出一定的结果来，所以我想请你

我不等他讲完，便道：“霍先生，你弄错了，我不是私家侦探。”

霍惠盛忙道：“自然，我知道，我也决不是……雇你，我是想请你帮帮我忙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我想要知道他究竟遭到了什么困难。”

我本来想拒绝霍惠盛的要求的，但是他刚才所说，有关他儿子的一切，却又的确十分古怪，至少我可以到小郭那里，暂时了解一下这件事。

是以我在考虑了一下之后，道：“我不能确切答应你，但是我可以替你去调查一下这件事，如果有了眉目，我如何与你联络？”

霍惠盛忙道：“卫先生肯答应帮忙，那实在太好了，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，每天办公时间，我一定是在办公室之中的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会来找你。”

我打开了车门，让霍惠盛下车，霍惠盛向前走出了十来步，一辆大房车已缓缓驶到了他的跟前，穿制服的司机下车，将车门打开，恭而敬之地让霍惠盛上了车，驶走了。

我又想了片刻，才驾着车回家去。

我是在想，一个人有了钱，并不是一定没有烦恼，穷人的烦恼，全是因为没有钱而起的，于是以为有了钱，一定可以没烦恼了，但是事实上，有钱人的烦恼，一样是说不完，解决不了的！

我回到家中之后，并没有多花精神去想那件事；因为根据霍惠盛听说的那些资料，我根本无从想起；我只好假定他被人勒索，那

也没有什么好多想的。

第二天，我睡到中午时分才起来，一点钟，我已到了小郭的事务所中。

小郭一看到了我，便大表欢迎，抛开他的几个顾客不理，将我迎了进去。

我吸着他递给我的上价古巴雪前：“向你来打听一件事情。”

小郭连连点头。

我道：“大财主霍惠盛，曾委托过你跟踪过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”

小郭一听，便皱起了双眉：“是。”

我又道：“而你的跟踪，竟没有结果？”

小郭的双眉，蹙得更紧，又道：“是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小郭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跟踪一个人，要找一个俱乐部的所在地，却会无功而回，你不如改个名字叫做饭桶算了！”

小郭忍受着我的讥嘲，只是红了红脸：“我很难解释，我相信失败的不止我一个人。”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他，霍景伟，像是有天眼通一样。”

“天眼通？”我感到疑惑。

“是的，不论我如何化装，如何进行隐蔽的跟踪，但是他都能向着你直走过来，指斥你跟踪他，使你的跟踪，难以继续。”

我不信小郭所说的话，我脸上自然也现出不相信的神色来。小郭苦笑着：“你不信，可以去试一试，他真是一个怪人。”

我的兴趣更浓了，我双眉一扬：“是么？”

小郭笑了一笑：“我不敢说你一定不成功，但是他。一定可以认出你，而且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令得你的跟踪不能继续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倒要试一试，你有他的资料么？给我参考参考！”

小郭道：“好，请到资料室来。”

小郭的侦探事务所，规模已非常大，有一个十分完善的资料

室,全部是电脑管理的,我跟着他来到资料室中,他在控制台前坐了下来,迅速地按下了几个钮掣,灯光黑了后,一幅墙上立时悬下银幕,也出现了一张照片,和真人同样大。

那是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人,很瘦削,双目深陷,目光有神,衣饰合身,看来和霍惠盛有几分相似,他就是霍惠盛的独子霍景伟了。

小郭继续按着钮,全是霍景伟的照片,有正面的,有侧面的,也有远摄镜头拍下的特写。

看了十幅那样的照片之后,我已经毫无疑问,可以在一千个人之中,一眼便认出他来了。

小郭继续放出别的照片,那是霍景伟离家时拍的,那又是霍景伟在车中拍的,这又是霍景伟在他的医务所中,还有便是他在家中的时候。

看来,霍景伟一定是一个十分之孤独的人,因为在所有的照片中,只看到他一个人,而从来不见到他和别人在一起。

我看了足足半小时,才道:“请你告诉我,他的生活习惯如何?”

“他和他父亲住在一起,那是一幢三层洋房,他是住在三楼的,那个房间……”小郭讲到这里,银幕上已映出一幢洋房来,照片只有一个箭头,指着一个很宽大的露台,露台上摆着很多热带植物。

我“唔”地一声:“有近镜么?”

“有,我们买通了女佣,请她将窗帘拉起来,我们用远摄镜头拍下了那些照片。”

银幕上的照片,换了那是一间很大的书房,今我吃了一惊的是,在书房的正中央,是一只作势欲扑的美洲黑豹,皮毛闪闪生光!

我忙指着照片中的那只黑豹问道:“那是什么玩意儿?是活的?”

“不,那是一只美洲黑豹的标本,他在半年之前,曾游历南美洲,那是他在南美洲猎获的东西,据女佣说,他十分喜欢那黑豹。”

我皱起了眉,那种黑豹,在南美某些地方,是被视为魔神的化

身的,也是一些黑暗的邪教所崇拜的神之一,出现在霍景伟的书房中,多少有点神秘的意味。

我又问道:“他曾游历过南美洲?那是他和那个什么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发生关系之前,还是之后的事,你可知道?”

小郭呆了一呆:“不知道。”

我不客气地批评他:“小郭,你的工作做得大大意了,这一点十分重要,你怎么可以忽略?”

小郭的脸红了起来,他足有半分钟不出声,然后才道:“是的,那是我的疏忽,但当时我受的委托,只是查出那俱乐部是怎么一回事;以及弄清他在俱乐部中做些什么而已。”

我不愿使他太难堪,是以忙用话岔了开去:“再换几张照片看看。”

小郭又按动掣钮,银幕上出现另一张相片,那是一间卧室,也很大,看下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来,只不过看出,墙上所挂的一些图画,有根多是一些图腾,那可能也是他南美洲游历的结果。

小郭又翻看了其它的许多照片,全是和霍景伟有关的,我们在资料室中,大约过了半小时才离开,小郭送我到他事务所的门口,问:“你的计划是……”

“我现在就去找他。”

“你现在找不到他,现在他就在那个俱乐部中,而没有人知道那俱乐部是在什么地方,你要跟踪他,必须在明天早上,当他离开家到医务所去的时候,或者是他离开医务所,到俱乐部的时候。”

我点了点头:“好,那我可以到明天才开始跟踪,今天剩下的时间。我想可以从各方面去了解一下那个俱乐部。”

第二部 惊人的预知能力

小郭笑着。道：“你不妨去努力一下。”

从小郭讲这句话时的神气看来，他像是料定了我不会有什么结果一样。当然，那时我还根本未曾开始行动，自然也不会和他争什么。

但是我在暗中却已下定了决心。一定要将事情弄一个水落石出！

因为如果我弄不出什么结果的话，那么，我就变得和小郭以及那些束手无策的私家侦探一样了！

我和小郭挥着手，离开了他的事务所，整个下午，我都在家中，用电话和我所认识的朋友联络，当然，我联络的对象，全是见多识广的人。我问他们的问题是：你听说过一个俱乐部，叫做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吗？而我得到的回答，也是千篇一律的：没有！

一直到我的手因为拨电话而发酸了，我一面埋怨着何以电话机上的号码，不采用按钮的方法，而要采取转盘的方法，一面放下了电话听筒，伸了一个懒腰。

（一九八六年按：当写这故事的时候，竟然没有按钮电话！真有点难以想像，现在，电话多有采用微电脑的了！）

整个下午，戏可以说一点收获也没有；但是我至少知道了一点，那便是这个“丛林之神崇拜者俱乐部”的会员，一定十分之少，少得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之中，竟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！

第二天，我起了一个早，驾车来到了霍家的大花园洋房之前；找了一个适当的地点，停了下来。用望远镜向三楼观察着。

我恰好看到霍景伟拉开窗帘，探头向窗外，像是在深深地吸看气。

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张瘦削的脸，和他那保似乎充满着异乎寻常的智慧的眼睛。

我这是第一次直接看到霍景伟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：他是一个个性十分倔强，但又是聪明绝顶的人。

在我的处世经验中，我知道那样的人是极难应付的。

然后，我又看到他在他的卧室中，走来走去，接着，我看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

我看到他向房门走去，由于角度的关系，我看不到他走过去作什么，但是当他又在窗口出现的时候，他手中拿着一叠报纸。

我的望远镜倍数十分高，我可以看到他手中所拿报纸的大字头号标题，那是今天的报纸。当然，他走向门口，是去取报纸的。但是接着，奇怪的事便发生了，他拿了报纸在手，竟不是展开报纸来看，而是脸上带着一个十分难测的神情。

霍景伟接连几个快动作，将那几份报纸、全都撕碎，抛进了字纸篓！

我当时真呆住了，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！

因为看他的情形，分明是刚起身，他绝不可能已看过那些报纸，而今天的报纸我是已看过的，着实有好几段哄动的新闻。

然后，他的脸上，现出了一种其沉郁的神情来，像是长叹了一口气。

从他那时脸上的这种神情看来，我倒可以肯定一点，他的心中一定有十分沉重的心事。

这大概就是我要我的答案了，他的心中，究竟是有什心心事呢？

在接下来的十分钟之内，我看他穿衣服，他的动作；懒洋洋地，似是他对一切都十分厌倦，但是却又不得不去做一样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。

又过了十分钟，我看到他的车，驶出了大铁门，我连忙也发动了引擎，准备开始我的第一站跟踪。

我知道，这时他离家，是到他的医务所中去的，本来这一段跟踪，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，我可以直接到他的医务所门口去等他的。

但是我却想知道，他在离家到医务所的那一段路程中，是不是会有什么神秘人物和他接头呢？

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神秘的事情，似乎还只是和霍景伟一个人有关，如果能找出另一个和事情有关的人来，那么，要了解整件事的真相，自然也容易得多了。

我也知道，从这里到他的医务所去，他一定要走那一条斜路下去，我的车子就停在斜路上，等他的车子驶下去之后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跟上去。

他的那辆车于，并不是什么特别名贵，在驶出了铁门之后，也的确如我所料，是顺着斜路，在向下驶去的。但是，就在我准备以上去之际，另一件乍一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又发生了。

他的车子在顺斜路驶下了之后，突然转过头，向斜路之上，直冲了过来！

那条斜路并不是十分长，而他向上冲来的速度，却又十分高，所以在转眼之间，他的车子，已冲到了我车子的前面，两辆车子的车头，“砰”地撞了一下。

他打开车门，跳了下来，直趋我的车身，用一种十分卑夷不屑的神色着我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实在是尴尬极了，我只好自己安慰着自己，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，他也不知道我是在跟踪他，我大可以不必心虚。

我连忙镇定地道：“先生，你的驾驶术未免大差了，我的车在这里，你看不到？”

霍景伟冷笑一声：“那只不过是给你的一点教训，畜牲！”

他竟然口出粗言，这不禁令我发怒，我也打开车门，走出车来，却不料我才走出车，胸前一紧，便被他劈胸抓住了我的衣襟。

我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，而且令得他直滚下那条斜路去的，但是我却并没有那样做，因为我想看看他这个人，神经究竟不正常到何等程度。

他抓住了我的衣襟，厉声骂道：“狗！你看来是一个人，为什么做狗才做的事？”

我保持着镇定：“请你讲清楚一些。”

霍景伟“哼”地一声：“跟踪只是猎狗的工作，那是猎狗的天性，现在你来跟踪我，那算是什么？你只是一头狗！”

在刹那间，虽然他骂得我十分不留余地，我是应该大怒的，但是我却并没有发怒，那是因为我心中的惊讶，超越了愤怒。他怎么知道我是来跟踪他的？

看来小郭的活没有错，他的确有本领使得任何跟踪者难以跟踪下去！

因为他给我的打击，是突如其来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才好，用“手足无措”四个字，来形容我此时的情形，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。

而霍景伟也根本不给我有定过神来的机会，他“呸”地一声，现出十分不屑的神态，进了他自己的车子，驾着车走了。

一直到他的车子驶下了斜路，我才从极度的狼狈之下，定过神来。

我相信任何人在那样的情形下，都一定要垂头丧气地回去，放弃跟踪了。但是我却不。

你说那是我的优点也好，是我的缺点也罢，总之我要做的一件事，就算明知做不到，我也还是要做下去的。

我也驾车，驶下了斜路。

当然，霍景伟的车子已不见了，但是我也不着急，因为我知道霍景伟是到他的医务所去的，我也知道他医务所的地址。